

逃亡日记

——一个腐败分子逃亡的心路历程

马金萍◎著

松江市长秦非凡在即将
担任市委书记的前夕，突然因
经济问题败露而仓皇出逃。经
法院和公安局随后展开了积极
抓捕行动，前市委书记为逃
避追捕而派出的职业杀手纷纷
对秦非凡进行追杀，秦非凡
也踏上了寻找父亲的艰
难历程……

群众出版社

松江市长秦非凡在即将
赴任市委书记的前夕，突然因
腐败问题败露而仓皇出逃。检
察院和公安局随后展开了积极
的抓捕行动；前市委书记为掩
盖真相而派出的职业杀手纷至
沓来，对秦非凡进行追杀；亲
生女儿也踏上了寻找父亲的艰
难旅程……

逃 亡 日 记

腐败分子逃亡的心路历程

马金萍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逃亡日记：一个腐败分子逃亡的心路历程/ 马金萍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6
ISBN 7-5014-3472-7

I. 逃… II. 马…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2726 号

逃 亡 日 记

著 者：马金萍
责任编辑：张 晔
封面设计：王 子
责任印制：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 67633344 转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 qzchs. com
信 箱：qzs@ qzchs. com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249 千字
印 张：10.75
版 次：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14-3472-7/I·1476
印 数：0001—5000 册
定 价：20.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2003年岁末的某一天下午，我的一个在电影厂当导演的朋友黄一，突然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他准备跟一家影视公司和省纪检委联手搞一部反腐倡廉题材的电视剧，打算让我给他做编剧。他问我有时间没有。当时，我正在跟省公安厅宣传处的处长马青山等一帮哥们儿给省电视台筹划《金盾之光》春节晚会的节目。由于种种原因，晚会弄得挺闹心的。正在我犹豫不决是否继续做下去的时候，老黄突然给我找了这么一个好差事，岂有拒绝之理？因此我就非常爽快地答应下来。老黄说，他此时正在省纪检委跟一个处长商谈这件事情，那家投资这部电视剧的影视公司的老板也在，让我立刻放下手头的活儿到他那里去商量前期的策划事宜。

撂下电话，我匆匆穿上衣服，下楼打了一辆车，就奔省纪检委去了。

省纪委和省委同在一个大院办公，门口有武警战士把门，没有证件和特殊允许，是进不去的。于是，我就在大门口用手机给黄一打了个电话。他让我在门口等一会儿，说一会儿就有人出来接我。

我关上手机，就抱着膀在省委大门口等接我的人到来。那天的天儿挺冷，不一会儿就觉得冰冷的空气已经刺入了我的骨髓深处。正在我冻得不行等得有些不耐烦时，一个三十岁左



逃亡日记

右、戴着眼镜的白面书生从大门内快步走了出来，他径直走向我说：“您是马金萍马老师吧？”

我赶忙点头说：“对对对。是黄导让你来接我的吧？”

他说：“你跟我来吧。”

说着，他走到门口，跟那两个站岗的武警战士说了几句话，就把我领进去了。我跟在他的身后走进了森严的省委大院。七拐八绕终于走进了一幢新楼里。一直到走进办公室，我才觉得浸洒在自己身上的那种冰冷有些缓过点了。

一进屋我就看见，老黄坐在沙发上跟一个年约五十余岁、花白头发的老同志，正谈得眉飞色舞。他的身边坐着一个挺胖挺臃肿的男人，那男人大约有四十多岁的样子，皱着眉头叼着烟卷，似乎在琢磨着什么。挨着那个胖男人坐着的是一个看不出多大年纪的女人，女人穿戴挺时髦的，坐在一边静静地看着老黄跟那个花白头发的男人胡侃神聊。旁边的一张大办公桌上，擦着厚厚的一大摞卷宗。

老黄一见我进来了，就站起来跟我握了一下手，然后拉着我的手跟那些人介绍说，这就是我跟你们推荐的编剧马金萍马老师。那些人听老黄这么一介绍，就都站了起来。老黄指着那个花白头发的老同志给我介绍说，这是省纪检委宣传处的刘处长。刘处长热情地站起来跟我握手。然后老黄又指着那个臃肿的男人给我介绍说，这是长空影视公司的钱总。钱总矜持地跟我拉了一下手。老黄又指着他身边的那个女人说，这是钱总的制片主任孙小姐。孙小姐没有跟我握手，只轻轻地跟我点了一下头，算是打过招呼了。

在互相介绍、寒暄的当口，那个领我进来的白面书生已经给我斟满了一杯茶水。我感激地接过茶杯，双手捧着，让那热流尽快地导入我的体内，好快一点暖和过来。然后就找了一把



闲椅子坐下了。

互相落座之后，黄一简单地把事情的经过跟我介绍了一下，然后指着办公桌上的那些卷宗说：“老马，这些材料你先拿回去看看，尽快拉出一个提纲来，咱们争取春节前把详细提纲讨论一遍。剧本‘五一’之前必须得完稿，五月中旬把剧组搭起来，争取六一开机，所以，时间非常紧，哥们儿你就得多辛苦点了。”

老黄说完之后，刘处长说：“这些材料你先翻翻，有用的你拿走，没什么价值的就用不着看了。你用哪个我给你复印，虽然这些材料已经解密了，但原件你还不能带走。”

于是，我就走到办公桌前，在他们侃聊的时候，就把一些我认为有价值的材料翻检出来了。翻检完之后，刘处长就让我那个白面书生去复印。大约复印了一个多小时，才复印完毕。

我跟老黄还有那个钱总从省纪委出来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黑下来了。本来，到这个时候了，老黄跟钱总应该张罗吃饭。但他们谁都不张罗，我也不好意思张罗。因此，从省委大院出来，走了一段路之后，我就赶忙跟他们告辞了。老黄嘱咐我说，哥们儿，编剧是第一个重要环节，一定要抓紧点。别在你这儿就耽误了。我点头应承，然后跑到路边，叫了一辆出租，就回家了。

回家之后，我就开始翻看这些材料。其中有一份是松江市委原市委副书记、市长秦非凡的日记，这个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之所以对这个日记感兴趣，一则我老家就是松江市的。我从小就是在松江长大的。虽然松江升格为地级市以后我很少回去，但我对那个城市还是充满了感情的；另外，对于这个秦非凡我也是知道一点的。他是松江市的老人，年岁跟我差不



逃亡日记

多。他父亲当年曾是松江县的武装部长，秦部长文化大革命时曾经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当年，在松江提起秦部长，大人小孩儿几乎没有不知道的。秦非凡是秦部长的大儿子，他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批由地方革委会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粉碎四人帮后，他那个文凭国家好像不承认，他又重考了一把，才终于得到了一张正式的大学文凭。大学毕业后，他本来是可以留在省城工作的。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在省城留下，而是选择了回松江。回到松江后，先是在县委机关当普通的工作人员，后来又下派到二龙山去当副乡长。那时，我正在松江文化局的创作组工作，跟他曾有过小小的接触。这个人确实是官场上的人物，他为人随和，不摆架子，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老百姓的口碑也不错。特别是文凭热的那几年，他还弄了一个硕士学位的文凭。他是从基层一步一步走到地级市市长的这个位置上来的。他是2000年犯的事，如果不犯事，那年换届选举，他就是松江市的市委书记了。当时他好像还不到五十岁，是省里比较年轻的市委领导。如果不出意外，他很有可能能干到省委当个副省长什么的。可是，他终于在松江市市长的这个位置上栽倒了。当年的报纸报道他落马的消息时，多少人曾为他扼腕叹息。后来，他出逃了。对于他的出逃，一直是个谜，尽管2001年年初，他从云南被抓了回来，报纸上也曾作了大篇幅的报道，但对于其中的许多细节，始终是一个谜。现在，他的这个逃亡日记，就详细地记述了他逃亡的整个过程。这也是这份材料让我感兴趣的重要原因。

我用了一周的时间，把这个反腐题材的电视剧提纲拉了出来。但是，黄一他们却没动静了。我给黄一打电话，他家没人接，打他的手机，他说他在北京呢。他说现在反腐题材的电视剧太多太滥了，老钱对这个电视剧的投资没多大信心，让我暂

时先放一放。

这一放就是一个多月。春节期间，我给黄一打电话拜年，他说他正在北京给一家公司弄电视剧呢。他说，我们当初策划的那个反腐的电视剧如果找不到投资商，一时半会儿恐怕没戏。他让我再等一等。

春节期间，我正好没什么事儿，就又把秦非凡的日记找了出来，这一看不要紧，简直令我惊心动魄。他的这部日记只要稍加整理，本身就是一部非常好的、具有警世作用的文学作品。于是，我就根据他的这本逃亡日记，把一些敏感的问题作了处理，把一些现在仍还在位置上的官员们的名字隐去，在文字上稍加润色，现在发表出来，让人们看一看，一个根红苗壮、从基层单位一步步走到重要领导位置上的官员，是怎样走向犯罪、犯罪之后又是怎样出逃以及在逃亡的过程中是怎样既要防范政治对手对他的追杀，又要逃避我公安机关的追捕以及更要忍受着肉体 and 心灵上的双重煎熬和灵魂的拷问的。

下面，就是秦非凡在逃亡的路上写下的逃亡日记。

2000年2月24日。松江。

上午八点十分，我刚走进办公室，桌上的电话铃就响了，我拿起一听，是人大办公室的李主任来的电话，通知我九点到人大会议室去开下届换届选举的筹备会议。马上就要面临换届选举了。如果不出什么大的意外，几天之内，老书记高光义就该上政协去上班了，我则接替他出任松江市委书记。一个多月前，省委领导就已经找我谈过话了，应该说不会有什么问题了。虽然迟迟没有宣布，但我心里是有底的。现在能够跟我竞争的对手，只有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的闫凌云。这家伙是个小人，背后好搞小动作。但我自信还没有什么把柄落在他的手里。高书记跟省委推荐的人选也是我。由我出任新一届的市委书记大势已定，他闫凌云就是再有能量，也不可能隔着锅台上炕吧！他只有先把我倒出来的这个市长的位置坐稳了，才有可能再来当这个市委书记。到那时候，我可能已经上省委工作去了。

秘书小丁给我泡好了茶，问了问我今天的工作日程安排。又把几份文件和几个请柬递给了我，就出去了。差十分钟不到九点的时候，我让小丁告诉司机备车，拉我去人大开会。就在我刚要起身的时候，电话铃又响了，我拿起电话一听，仍然还

是人大的李主任打来的，他说上午的会议取消了。

既然取消了，那我就不用过去了。我把小丁给我的那几个请柬看了看，其中有一个是吴广利送来的。吴广利是我们松江最大的一个私营企业利税大户，他所经营的北方泰利集团是一个集医药、房地产开发、经贸、农副产品开发、电子元件、汽车配件、餐饮娱乐等行业于一体的股份公司，目前正筹备在香港上市，在省内外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

这个吴广利原先是我们市运输公司一个普通的修理汽车的工人。一九八二年下海经商。他的生父原是国民党的一个少将，一九四八年进驻松江。当时的国民党腐败透顶，那些驻扎在驻地的军官们为了让当地的商家店铺给他们随礼，时兴在当地找小老婆，看好哪家的女人就拎着礼物上人家去求婚。当时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老百姓哪里敢得罪他们！有的人家为了寻求当兵的保护，甚至还以为自己攀上了高枝了呢。吴广利的母亲当年是一个初中的女学生，就被那个国民党少将师长给看上了。但那少将没有想到，他跟吴广利的母亲结婚不到半个月就接到了上峰的撤退命令。随着老蒋的兵败如山倒，他也跟着老蒋跑台湾去了。由于吴广利的母亲是小老婆，那个少将师长当时可能压根就没打算带她走。但吴广利的母亲却没有想到，结婚半个月竟然怀孕了。由于受当时的医疗条件限制，想堕胎也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就把那孩子生下来了。这就是吴广利。解放后，吴广利的母亲曾经跟一个工农干部结过一次婚，但过了没几年就离了。以后他母亲就再没有嫁人，一个人领着吴广利生活。吴广利也随了他母亲的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初期，吴广利的父亲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得知他当年在松江结婚的那个女学生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就通过当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海峡两岸》的寻亲节目，寻找吴广利的母

亲。后来，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又专门派人到松江来寻找，吴广利他母亲才重新又跟那个国民党少将联系上。原来，那个少将跟老蒋到台湾后不久，就退役了。自己用多年积攒下来的钱财经营了一家公司。公司规模很大，后来就发展到了海外。但是，他一生虽然娶了不少女人，却没有儿子。就在他为自己的家业由谁来继承而犯愁的时候，知道了自己在松江有一个遗腹子，他岂有不寻找之理？因此，一个运输公司的普通小工人从此时来运转了。先是跟着他的国民党父亲到海外转了两年，然后又回到松江投资。一九八五年他父亲在美国病逝，他又继承了60%多的遗产。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他现在是省人大委员、政协常委，松江市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头上的光圈非常炫目。今天下午，他们新从意大利进口的制药设备要试车，让我过去给他们剪彩。我看了看这个精美的请柬，然后把小丁叫了进来。我问小丁说：“这个请柬是吴广利亲自送来的吗？”

小丁说：“是他们公司的一个副总送来的。”小丁看着我又说道：“刚才你没来上班的时候，吴总还来电话问过，您能不能出席这个活动？”

我想了想说：“先放一放吧，眼瞅要开两会了，这些天的事情比较多，能安排开就去，安排不开就算了。跟他们这些私营老板也不要走得太近了。”

小丁说：“我明白了。然后就出去了。”

我把办公桌上几份我要签发的文件拿过来看了看，有几份文件早就该签发了，可是由于事情忙，一直在办公桌上压着。我刚把交通局的一份关于扩建外环路的请示报告翻开，还没等看，电话铃就又响了。我抓起电话一听，是市委高书记的秘书常子华打来的，说高书记请我立刻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说有

重要的事情要商量。

当时，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高书记找我是跟我谈话宣布让我接替他的工作的事。所以，我放下手头的那份报告，就匆匆地坐车到市委大院去了。

一走进市委大院，我忽然就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市委大楼前停了不少检察院和公安局的警车，大门口有不少身着警服的公安人员。这些人跑到市委大院做什么来了呢？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心里忽悠一下子，还没等我来得及往深了想，我的那辆奥迪车已经在大楼的雨搭下停下了。还没等停稳，高书记的秘书常子华就从大门里快步走出来拉开了车门。这在以往是从来没有过的。常秘书不但是高书记的秘书，而且还是市委办公室的副主任，他怎么来给我开车门来了呢？正在恍惚犹疑的瞬间，常子华面带笑容地说：“秦市长，高书记正在办公室等您呢。”

我笑着看着他说：“常主任，我怎么敢劳你的大驾给我开车门呢？”

常子华也笑着说：“高书记让我下来迎迎你，正好赶上你的车停下，我就替你开了车门。为领导服务是应该的吗！”

“你小子少跟我扯。”我用一种玩笑的语言对他说道，然后就跟着他走进了楼里。

其实，此时在我的心内已经隐隐地感觉到可能要出事，但不是那么明晰。当我跟随着常子华走进高光义的办公室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预感是准确的。

我一进屋，就有两个穿着检察院服装的男子冲我过来了，他们一人抓住我的一只胳膊，使劲把我按坐在高书记对面的一把椅子上。还没等我缓过神儿来，另外一个穿着检察官服装的男人已经走过来，把手铐给我铐上了。这一切都是在一瞬间发

生的。那一刻，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整个大脑处于一片空白混沌的状态。我既没有抗议，也没有辩白，就像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让他们随意摆弄着。

当他们把手铐给我铐上后，我才注意到高书记办公室里的那些人，其中坐在高书记旁边的是省纪检委的一个副书记，他叫袁永泉。我跟他不怎么熟。我们市纪检委书记老陈和副书记张敏也在座。除此之外，还有人大副主任老周（主任由高书记兼）、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闫凌云、检察院的检察长、公安局长、反贪局局长等人都在座。他们完全没有了平时对我的那种谦恭，那种礼貌，那种尊敬，那种点头哈腰唯唯诺诺的样子。他们一个个都用冷漠的眼睛注视着我，就好像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似的。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这些人他们平时对我的谦恭，对我的尊敬，对我的唯唯诺诺，那都不是对我，而是对我的职务，对我的权力。一旦我没有了那个职务没有了权力，我在他们的眼睛里，狗屁都不是。

大约过了一两分钟的样子，我才从一种迷惘混乱的状态中缓过神来。我故作镇定地看着高书记，努力不让自己的声音发颤说：“高书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

高书记瞅着我说：“秦非凡同志，你应该跟组织把你的问题说清楚了！”

我说：“你们让我说什么问题呀？”

检察院的检察长张子良冰冷着脸子说：“说什么问题你自己清楚！”

这时候，我已经完全镇定下来了。我知道，我被人给出卖了。出卖我的人此时就堂皇地坐在我的对面。但我什么都不能说！我只能为自己辩白。因为我还不知道整个情况到底是怎么



回事。出卖我的人难道不知道，一旦我落马了，他们不都得跟着我完蛋吗？松江的腐败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市委市政府整个领导班子的问题。他们想拿我开刀，拿我当替罪羊，妄想！我要完了，他们谁都甭想消停。想到这里，我看着高书记说道：

“高书记，我现在还是松江市委的副书记兼市长，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这个市长是经过人大通过正常程序选举任命的，我的副书记职务是省委下令任命的。在没有免去我的这些职务之前，你们对我这样就是违法的。”

我的话音刚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老周就站起来说：“秦非凡同志，松江市人大常委会特别会议根据省委和市委的建议，鉴于你的腐败犯罪问题，已经开会表决，一致同意免去你松江州市长的职务。现在，你已经不是松江市的市长了。”

老周说完之后，高书记又拿起一张公文纸，照本宣科地说：“省委根据省纪检委所反映的松江市委常委会、市委副书记、市长秦非凡同志的腐败犯罪问题，决定免去其松江市委常委会、副书记的职务。并提请松江市人大，建议免去其市长的职务。待所有问题查实之后，根据所犯罪行的情节，移交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高书记宣布完省委的决定之后。省纪检委的那个副书记站起来说：“秦非凡同志，省纪检委、松江市纪检委、松江市检察院根据群众的举报和掌握的大量事实，决定从即日起，对你实施‘双规’。你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和规定的地点，对你在担任松江市委市政府的重要领导职务期间，所犯下的贪赃枉法索贿受贿等犯罪事实作出认真的交代。并视你态度的好坏和犯罪情节的轻重，再最后作出对你的处理。”

省纪检委的那个副书记宣布完对我的“双规”之后，市委



书记高光义做了总结发言。高书记说：“我完全同意省委关于对秦非凡同志所作的处理的决定；完全同意省纪检委作出的对秦非凡同志‘两规’的决定。根据省委和省纪检委的指示，对于秦非凡同志所犯的罪行以及与其相关联的腐败问题，都要一查到底！不管涉及到什么人，涉及到什么问题，涉及到什么特殊情况，都要一查到底；对于职务犯罪问题，我们一定查清查实，给省委一个交代，给松江市的老百姓一个交代，一个满意的答复。”

高光义说到这里，又把眼光转向我说：“非凡同志，你要相信组织相信人民，有什么说什么，既不要信口开河，胡编乱造；又不要心存侥幸，企图蒙混过关。省委和我们松江市委市政府以及广大的松江市民，对你还是有一个正确的评价的，你在松江工作的这些年里，还是给松江人民做了一些工作，做了一些好事的。对于你做的那些好事，人民不会忘记的。但对于你利用职务犯罪，利用党和人民给你的权利，大肆攫取好处，收受贿赂，贪赃枉法，党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决不会姑息的。你要正确对待党和人民对你的处理。好，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散会。”

高书记宣布散会之后，我注意到，他给我抛过来一个非常意味深长的眼神儿。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我相信，在场的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高光义抛给我的这个眼神儿的。这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灵的交流。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我有救了。高光义决不会无情无义落井下石对我不管的。因为我们都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我完了，他也不会好到哪去的。如果我把一些事情的真相都抖落出来，他的下场可能比我还惨。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瞬间，检察院的张检察长示意他手下的两个检察官走过来，把我带出去了。从高书记的办公室走出



来，走在市委办公大楼的走廊里，我注意到走廊上有一些干部都在用疑惑的眼神儿注视着我。我知道，用不了半个小时，松江市长秦非凡被“双规”的消息就会像风一样，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传播开来。

（这天的这个日记是我后来在逃亡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回忆补写的。）

2000年2月25日。松江关押期间。

检察院的两个工作人员把我从市委大楼里押出来之后，径直走向停靠在不远处的一辆警车，很不客气地把我塞进了车里。从市委大楼里出来的时候，我看见我的司机小赵一脸惶然地看着我被两个检察官塞进了警车，然后就开着我的那辆奥迪疯了似的驶出了市委大院。我估计他是回政府大院发布消息去了。

由于有了高书记刚才的那个眼神儿，我的心境此时比之刚进屋那阵已经踏实多了。我相信高光义不会看着我就这么落马的。我的问题是谁举报的呢？是谁把我出卖的呢？为什么高光义他们没有出问题，我反倒出了问题了呢？这个症结在哪儿呢？我的翻船肯定是市委市政府的圈子里有人在暗算我。在松江市的“两会”就要召开、即将换届选举期间，我突然被我的政治对手们给拽下马来，这背后潜伏着的不仅是一种政治的报复，更潜伏着一种权力的争夺。按理说，高光义已经到点了，马上就要下台了，此时倒下的应该是对他才对，怎么会轮到我呢？像我这一级的干部，如果没有真凭实据，省委是不会轻易动我的。他们肯定掌握了我的一些情况，才对我下手的。但知道我情况并和我狼狈为奸的那些人现在不还都在位置上坐得挺稳的

